

## 运城珍宝馆

## 方薰《岁朝百事如意图》:墨韵寄情

## 岁朝祈愿

□记者 薛丽娟

在传统绘画艺术长廊中,有一类画作以独特的寓意和深厚的内涵,深受百姓喜爱,这便是“岁朝图”。回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,春节被称作“岁朝”,作为一岁之始,即农历正月初一。“岁朝图”顾名思义,是为庆贺“岁朝”所作,画家借画中物品的名称谐音、民俗寓意或历史掌故,传递美好的新年祝福。

“岁朝图”一直是我国传统绘画题材里的经典画题。在往昔,新春佳节悬挂一幅寓意美好的“岁朝图”,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传统年俗之一,凝聚着中国人对新一年生活的向往与情感寄托。盐湖区博物馆珍藏的方薰《岁朝百事如意图》,便是其中的经典之作,画家借助细腻的笔触与巧妙的构思,将新春的祥瑞与祝福凝固于绢本之上。

这幅清代绢本设色画,纵104厘米、横35厘米,是征集而来的艺术瑰宝。画作布局疏密得当,上部红梅与茶花相互映衬。红梅点点,含苞待放,于清冷冬日寓意生机,其傲雪凌霜之态,象征着坚韧品格;茶花娇艳,花瓣层层舒展,色彩温润,作为传统名花,代表富贵吉祥,为画面添了几分雍容华

贵。

画面下部,灵芝、柿子与百合静静摆放。灵芝自古被视为仙草,象征长寿安康,其形态奇特,宛如祥瑞化身,寄托着人们对健康长寿的祈盼;柿子圆润饱满,“柿”与“事”谐音,寓意事事如意,无论是鲜艳的色泽,还是丰硕的果实,都给人以富足、美满之感;百合洁白无瑕,“百”含百福俱臻之意,“合”象征团圆和谐,表达人们对阖家欢乐、幸福圆满的向往。这几样物品组合在一起,岁朝大吉、百事如意的美好寓意呼之欲出,尽显传统民俗文化的智慧。

画面左上角,画作者方薰在上自跋:“岁朝百事如意图。仿徐崇嗣法写于稔益斋。兰底方薰。”从题跋可知画作名称与创作地点,也能看出方薰对传统绘画技法的传承与致敬。他效仿徐崇嗣的没骨写生法,将花卉、蔬果、灵芝等描绘得栩栩如生,笔触细腻,设色典雅,尽显自然之美,却又不失神韵。

方薰,这位生于1736年、卒于1799年的清代画家,字兰底,号兰士,浙江石门(今属桐乡)人。他才华横溢,绘画技艺全面,山水、人物、花鸟、草虫样样精通,尤其擅长写

生。在当时,他与奚冈齐名,被时人称为“方奚”。其画作风格清新淡雅,注重对自然物象的细致观察与描绘,以展现出世间万物的神韵与生命力。此画作能出现在距离浙江千里之外的河东地区,足以证明人们对他的喜爱。

这幅画作不只是艺术创作,更是民俗文化的生动体现,反映出古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。新春佳节,人们悬挂在正厅,如同把美好的愿景迎进家中,为新的一年增添喜庆祥和。

方薰的《岁朝百事如意图》,让我们领略到清代绘画的精湛技艺,感受到传统民俗文化的深厚底蕴,更让我们在欣赏画作的同时,体会到古人对新年的美好期许与对生活的热爱。

## 文物名片

主角:方薰《岁朝百事如意图》  
出生时间:清代  
尺寸:纵104厘米、横35厘米  
藏宝地:盐湖区博物馆



## 文化小考

## 稷山玉壁城相关遗址称谓考

□安新明

玉壁大战是古代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,摆下十里战场,设立吴壁、蒲壁等8个壁垒,是7千人打败10万人的守城之战。此文仅就古战场上尚存的遗址尸骨“坑”,做一深析研究。

玉壁古战场的前沿阵地遗址上已无万人杀戮的痕迹,但有一处明显的尸骨堆仍清晰可见。在东边的崖上,有一堆坐南朝北的万千尸骨形成的小崖咀,相传名为“万人坑”。虽说是坑,但它尤高,细看周围环境,它不应该是坑,而是土崖上面塌陷成的一个直径10多米的圆状堆形,白骨层层叠加,离深沟底还有数十米,是悬在崖顶的,让人看了十分心寒。

当时,死亡将士达7万人,如果扔到沟底坑里,那不就是为攻城的人马垫坡道吗,反而对方更容易往上攻了。

因此,这么多尸骨应该是垒起来的,并且是脱掉衣服垒的,因为双方打仗时冬天来临,衣服是稀缺的物资,是守城将士急需之装。现场尸体应该是交错码放,越垒越高。研究史料,这个应该叫“京观”。古代为炫耀武功、聚集敌尸、封土而成的高冢。明代冯梦龙《东周列国志》“筑为京观,以彰武功于万世”,以及史书载有“京观谓高丘也,观,阙型也”。古人杀贼,战捷陈尸,必筑京观,古之战场所在有之。依据这样的史记理说,稷山玉壁古城的尸冢应该不叫坑了,并且设在最高处让攻城的高欢将士看,以示战绩卓著震慑对方。

“京观”通常为土丘或土台,之后若干

年建成阙门(古代牌坊),兼具纪念碑与刑场功能。如燕国故都易县遗址,现存数十座“骷髅台”,以首级堆砌而成。晋楚邲之战(公元前597年)中,楚国首次提出筑京观,但楚庄王以“止戈为武”理念拒绝,成为儒家推崇的仁德典范。隋炀帝三次征高句丽失败,高句丽将隋军尸骨筑京观,唐太宗东征时曾下令拆毁并收殓遗骸。

“京观”有炫耀武力、震慑与惩戒等作用。胜利的一方将敌军尸体堆成丘,形成视觉冲击,彰显战功,也因此“京观”被视为对敌方的极端警告。楚庄王提到“古者明王伐不敬,取其鲸鲵而封之,以为大戮”,即通过封尸示惩,震慑潜在反抗者。北魏拓跋珪在参合陂之战后屠杀四五万燕军并筑京观,亦为震慑后燕。

“京观”还有羞辱战败方之意,将尸体封土成冢,既是对敌方士兵的践踏,也是对其家属的侮辱。例如西秦赫连勃勃击败南凉后,积尸封土为“髑髅台”。

“京观”被视为野蛮行径,唐太宗、明太祖等均曾下令清理历代京观,改葬遗骸。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唐太宗诏令:“诸州有京观处,无问新旧,宜悉削,深埋之。”

“京观”多以“六”为度量单位,如《汉书》记载王莽所筑京观“方六丈,高六尺”,顶部立旗标明“反虏逆贼鲸鲵”。隋末浅水原之战中,薛举亦按此规制筑京观。一般的尸骨“冢”,是以六计算的长宽高,或六尺,或六丈。

综上所述,笔者认为,稷山县玉壁古战场里“万人坑”的表述不太准确,应为“万人冢”京观为好。

## 文化茶座

## 最是编辑胜读书

□朱金华

我的编辑团队人手不多,聘请的校对老师体谅办刊不易,帮忙不收费,这倒叫我难为情。毕竟,校对是个苦差事,版权页上又不署名字,这种埋头干活不计得失的胸襟,没有点奉献精神还真做不来。

总在琐碎的俗事里忙碌,多么渴望有一片静谧天地,去品味读书的乐趣。打小养成读书习惯,从初始似懂非懂的半白话文“三言二拍”,到线装本金圣叹批注《三国演义》,再到前些年的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,还有近几年陆陆续续阅读的当代作家作品,给予我枯燥生活以滋润。随着年岁增长,加上惰性作祟,逐渐淡漠了阅读,好在不曾厌倦读书,时不时在尘封书橱里找寻令我亢奋的购买初心……

我读书习惯于字斟句酌,从不一日十行,兴许缘于大脑笨拙之故吧,生怕漏掉精彩。如今,我把期刊校对看作阅读,让其成为获取知识的途径。阅读仔细的习惯正好派上用场,只是相较于读书,要仔细再仔细,校对是阅读的放大镜。身为编辑,我不敢妄称是文字的园艺师,更不敢自诩匠心独运,之前也一再叮嘱校对老师,只校正错别字、标点符号、修辞等问题,感觉作品不够分量,宁可整篇拿掉,也不要自作主张改动人家的作品,这是对作者的尊重,因为每个作者语言习惯、表达方式不尽相同,才构成作品的独特性。倘若编辑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擅自改动文稿,一本杂志千篇一面,这样的期刊反而是作者、读者所不愿看到的。在阅稿过程中,我很欣赏拙朴率真的写作语言,触动内心的是这些作品,在脑际里印象深刻,总是不自觉地在邮箱众多的来稿中找寻此类作品……

编辑过程,就像是在时间的河流中淘金,筛选出那些能够触动人心、生命的每一刻,充盈书香、诗意……

启迪智慧的珍宝,让其在读者心中生根发芽,绽放独一无二的光彩。校对,是在字里行间布施的苦行僧,以严谨的态度,确保每一个字符准确无误、每一句话流畅通顺。在校对的世界里,没有“差不多”,只有“完美”。校对,看似枯燥,实则充满挑战,不仅要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,更要有对文字近乎苛刻的敏感与尊重。正是有了校对的细致入微,那些原汁原味的佳作,才得以让读者跨越时空,与作者进行心灵的触碰。

在我的观念里,翻开一本书,像是推开一扇窗,让心灵得以自由飞翔于想象之中。阅读过程,既是旁观者,也是参与者,随着故事的起伏跌宕,体验不同的人生哲理,感悟世界的多样。阅读,让心灵得以滋养,视野得以拓宽,枯燥的生活因这份精神的富足变得丰富多彩。

校对“拙朴率真”的文字,何尝不是在校正自己被世俗磨蚀的心,让我重拾起阅读的快乐。忙碌之余,渐渐放慢脚步,拾起书本,细细品味这份独特的乐趣。在文字的海洋里遨游,不仅内心得到平静抑或升华,更让我在平凡的生活中,发现不平凡的意义。

我保留着红墨水批注的习惯。那些洇染纸背的印记,是编辑与作者穿越时空的密语。校异同易,校是非难,在这字句的方寸战场,以敬畏之心、谦卑为怀,守护着每个灵魂独特的纹路。凌晨台灯下,校对的红笔悬停在“的”“地”“得”抉择深渊,字迹将干之时,窗外的小雨还在淅沥,车轱辘碾过路面水洼,发出“哗啦”声响。或许某一天,当读者翻开期刊,指尖抚过一处不起眼的逗号时,听见两个素未谋面之人,隔着油墨清香在时光深处的会心一笑。

编辑文稿,雕琢文字;阅读书籍,对话心灵。我把编辑与读书融入生活,生命的每一刻,充盈书香、诗意……

## 苑咀华

## □孔春枝



晓露园林云气沾。  
紫燕飞归楼阁院,  
黄莺啼过草堂檐。  
旭光初照山川美,  
极目远瞧佳致瞻。

## 七律·春赋

登上河堤抬望眼,  
欲观桃苑看香帘。  
春风杨柳花枝俏,